

九七後兩岸三地教會的神學反省

張春申¹

本作是作者閱讀「香港回歸祖國首日祈福感恩祭」相關禮儀文件後的感想：兩岸三地教會為達成梵二「天主子民教會學」的理想模式，還需繼續培育平信徒教友，使他們真能在自己的公民及專業領域中，顯出教會的立場及信仰的真理。

七月一日「香港回歸祖國首日」觸發起對台灣、香港與大陸天主教會的反省。首先，三地教會本身以及所處的社會文化早便呈現不同面貌，充其量可以承認的是，三地絕大多數人的種族同源，文字共通；不過同時也應承認少數民族共存的事實。因此，本文對三地教會作神學反省假定的前提，是三地的社會文化是有差異的，雖然毋須應用「主義」一類的不同名稱予以界分。

至於又要把兩岸三地教會放在一起思考，當然不只是由於地緣的關係，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政治也都有此要求，尤其是討論的是天主教會在三地的生活實況（Sitz im Leben）。

上面兩段文字非常濃縮，因為我們不想對於異同長篇大論，所以寫得有點化不開來。以下一串思想上連貫的神學反省，大體將三地教會集在一起來看，因此有其限度。

¹ 本文作者：張春申神父，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信理神學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神學作品豐富，膾炙人口。

一、自回歸而生的感觸

筆者身處台灣，僅是透過媒體接觸這個歷史事件，卻也難免內心激動，情緒錯綜複雜。身歷其境的香港天主子民更會怎麼樣呢？然而閱讀「香港回歸祖國首日祈福感恩祭」以及附帶的有關資料²，只是感覺到一個四平八穩、根據信理、面對事件告白自己的香港天主教會。

救恩史神學相當突出地用來面對回歸，於是在「天主是歷史主宰」的信理下回憶過去、說明現在、並展望未來。這樣的處理，予人有些說教的感覺，而非喜樂與焦慮、期望與不安、感恩與呼籲……中的信仰表達。

然而，救恩史是具體的天主神妙計劃與人類自由抉擇所共同造成的，生存其間的天主子民不可能只有冷靜的陳述道理，更應是切身的信仰對應。因此，我們企求能從親歷「回歸事件」中的香港天主子民身上，分享到更多真實的與生活的信仰經驗。這樣的企求，也是合情合理的，畢竟香港教友在三地教會中，還是最積極、最主動的。

當然，由於我們所得到的資料有限，所以不敢貿然斷論。但另一方面，禮儀最富象徵與情緒，是表達參與基督逾越奧蹟的高峰；香港天主子民際此歷史時刻，應該會有更豐富、更濃厚、更切身、更刻骨銘心地、出自信仰的聲音與動作。

這點感觸使我們切入兩岸三地教會的神學反省。

二、天主子民的教會學

上段根據有限的資料而有的感觸不該過分重視，但肯定三地皆尚未足夠反映出天主子民的教會學，應當是事實。更加清

² 包括：1.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首日祈福感恩祭；2.陳日君主教中文講道詞；3.湯漢主教英文講道詞；4.信友禱詞。

楚地可說，天主子民中絕大多數的教友在三個地方教會的重大決策中，往往沒有聲音。我個人曾將教友定義為天主子民的主體³，因為是他們直接地促使教會與世界接觸；但為三地教會而言，卻僅是理想而已。

天主子民的教會學，是梵二大公會議竭力倡導的課題，亦是造成大公會議之後二十年活躍與創新的教會生命。然而三地教會一本傳統，始終維持「施教教會」與「受教教會」之距離；唯聖職主導與統治一切。天主子民中絕大多數的教友直到今天依舊被動，並不發揮世界之光與鹽的功能。

其實，天主教在三地都是少數族群，假使教友並不擔任主體角色，教會又怎樣接觸廣大社會呢？數十年來，香港與台灣略有改善，但一般而論，只是教友中的菁英，因獲青睞而受到重用。至於廣大的教友群眾，對於「基本司祭職」，以及「天主子民的信仰意識」一類的概念，大多仍非常陌生，或至少並不感同身受。教會在三地又怎樣反映出天主子民的教會呢？

本文是 1997 年 7 月 1 日後的神學反省；有關天主子民的教會學此時再次重提，香港教會回歸首日的感恩祭實是一個機會。而且筆者也肯承認自己可能把對三地的天主子民教會學的反省，投入了這次感恩祭之中，以致感覺與反應似乎也相當主觀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我曾寫過的一段有關台灣教會的話，大致也能推及其他兩地：

「台灣天主教為了邁向公元兩千年，當務之急是研究與實踐梵二大公會議；雖然大公會閉幕已三十多年，我認為本地教會並未吸收好梵二的革新指南，適應現代而全面重振。⁴」

³ 《新福傳號角》（台北：見證月刊社，1996年），147~157頁。

⁴ 同上，162頁。

天主子民的教會學毫無疑問是重要課題；但至今三地教會的主體猶未塑造出自己的面貌，只是聖職與少數教友菁英分子掌握一切的主導權。然而，所有教友都是天主子民，他們藉著入門聖事領受了「聖神的傅油」，意即，聖神在他們心中默化與啓迪。唯當他們發揮應有的功能時，三地教友才是天主子民的真實主體。

三、地方教會與本地化

「地方教會」又是大公教會另一個重要課題，究竟怎樣才是地方教會呢？這與上面指出的問題有關，我們先引用一段不易簡化，但又相當長的話：

「在這些新生的教會內，天主子民的生活，應該在根據本屆會議的規則而革新的教友生活的各場合，走向成熟；就是說，各種教友團體日益有意識地變成信德、禮儀及愛德的活潑團體；教友們以其公民及宗徒身份的活動，努力在社會上建設愛德及正義的秩序；適當而明智運用大眾傳播工具；家庭藉著真正基督化生活，變成教友傳教以及司鐸和修會聖召的苗圃。最後，以配合得當的要理課本，講授信仰；在適合民族天性的禮儀中，表達信仰；並以適度的法律規範，把信仰灌輸在當地的優良制度及風俗中。⁵」

依照這段話的標準，兩岸三地的地方教會似乎尚在學步階段呢！

原則上，教友既是天主子民的主體，分享基本的司祭、先知、君王職務；是他們領受了實踐教會使命的能力。他們不該是被動的「受教教會」，更是在聖神的默化與啓迪中，肩負基

⁵《教友傳教工作法令》19號2節。

督賦予使命的教會。他們是建設地方教會的主要力量，因為他們身處本地文化之中，更與當地特有的思想與生活方式休戚相關。鑒於三地教會傳統的聖職主導一切的模式，豈能不破舊立新，讓教友「出頭」？的確，教會聖統肩負維持秩序的責任，但具體而論，更應讓聖神之風吹動，任其帶領。其實，按照目前的實況，三地教會的教友，有的尚未接觸梵二訊息，有的聽到但未能吸收，有的雖然有心卻無揮灑的空間；一般而論，走向公元二千年，三地建設地方教會，同樣有待他們回應梵二大公會議的天主子民教會學。

這絕不是否定天主子民中的聖職成員與獻身生活人士的重要性。他們各按本職與身分為教友們服務；無論在培育、鼓勵、勸勉，以及宣講、聖化、領導各方面，教友都需要他們的貢獻。唯其如此，由本地教會而出的聖職成員，便真是天主的恩賜⁶。按照梵二的要求，他們應認清本地文化，並能夠加以分辨，使信仰配合本地特殊的思想與生活方式⁷。如此，他們的服務始能普遍地符合教友群衆的需要，共同建設名實相符的地方教會。

四、教會在現代世界中

兩岸三地教會雖多經歷社會現代化的衝激，大多還不曾按照梵二大公會議的牧職憲章而有積極與正面回應。大公會議處理的問題涵蓋了現代世界的所有領域，其態度一貫地認同現代人由於理性批判與科技發展帶來的「喜樂與希望」，然而它同時也注意到現代的「愁苦與焦慮」。於是根據基督信仰，憲章陳述了教會的立場。它認為「信友們在主教們的指導下，將上

⁶ 同上，16號1節。

⁷ 同上，16號4節。

述種種，實際運用於各民族及思想界內時，必將收效」⁸。

我曾原則性地寫過一篇與此相關的文章⁹，如果現在試著評估兩岸三地教會這方面的成績，根據本文以上的反省，大概也不難料到。或許香港教會爲了準備回歸，在最後十年中，教友意識較爲出色。無論如何，三地教會走向第三個千年，尚得培育教友在自己作一個國家公民、及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，顯出教會的立場以及信仰的真理。

結論

這篇神學反省，純粹是閱讀香港回歸感恩祭，以及相關的一些資料而引起的，由於思考的開頭爲具體的感觸定向，以致一連串的思想自動限制在固定的線索上，因此，必然忽略掉其他的觀點。另一方面，發稿時間已近，所以已經無法從頭再次想起。《見證》七月號〈香港話題〉座談會的內容相當豐富，甚具參考價值。

總之，我以爲 1997 後，兩岸三地教會尚得根據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學繼續改良與發展，該是正確的方向，因爲幾個重要的教會課題，我們尚未足夠實現呢！至於三地教會在 1997 後，是否在互動與合作方面會有簇新的突破，按照目前的情況，我並不樂觀；但，一旦天主子民中的教友大眾真實發揮主體功能時；當他們在三地由於自己的工作或職務穿梭來往時，定會同時將三地教會帶動，甚至另創新猷也大有可能。

⁸ 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91 號 2 節。

⁹ 〈教會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應扮演的角色〉，《神學論集》106 期，525~532 頁。